

文学欣赏漫谈

王彬彬

皖派批评家



王彬彬，安徽望江人，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现为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江苏省中国现代文学学会会长。主要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出版有《在功利与唯美之间》《为批评正名》《文坛三户：金庸·王朔·余秋雨》《应知天命集》《鲁迅内外》《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八论高晓声》《往事何堪哀》《并未远去的背影》《大道与歧途》《顾左右而言史》《费城的钟声》等著作多种。

今天我主要讲“三个三”，即文学欣赏的三个层次、成为好作家的三个条件以及通俗文学与高雅文学的三个区别。

首先，欣赏文学作品有三个层次：第一是对故事情节的了解，第二是思想意义的追寻，第三个是对文艺作品的语言形式进行建设。在我看来，文学作品语言形式最重要，因为文学作品的一切都在语言当中，任何作品的思想内容和其语言形式都无法分开。

其次，要成为一个好作家，我认为同样有三个条件，第一个就是对人性超乎寻常的好奇。第二是对语言的敏感，第三是有自身相对稳定的价值体系。有句老话叫“文学是人学”这个论断永远是正确的。文学从根本上说就是表现现实，探究人性。严格来说，认为对人性的好奇是成为一个好作家的条件并不合适，应该说，对人性的好奇是成为一个作家的基本条件。其实好奇之心，人皆有之。但是一般人对人性的好奇是肤浅、短暂的，而作家对人性的好奇是强烈、持久的。一个好的作家应该是人性的凝视者、观测者、研究者，一个对人不感兴趣的人，是不可能成为一个好作家的。

现实生活中，每天都有许多事情表现了人性的“奇特”，比如，前几日张家界四人相约跳崖，这件事其实就是人性的一种特别表现，大多数人可能会惊讶一会儿，之后很快就忘了。但是一个有作家素质的人会在某些时候对人性的某种表现持久而强烈地抓住不放。文学史上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名作品《罪与罚》，起源就是报纸上刊登的一个案件：一位著名学府的法学专业学生将一位放高利贷的老太婆给杀了。但是，警察发现他并未劫财。报纸仅登出几行字，但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此事十分奇怪。一个俄国的天之骄子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呢？这表现了人性的什么？于是他就盯住不放。通过想象和毕生的人生体验，写出了伟大的作品

《罪与罚》。而这个新闻，全俄罗斯的人都看了，但也仅仅是看到了。另一个例子是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他在报纸上得知巴黎一位贵妇人跟一个社会地位低下的男人偷情，于是深入思考从而得到了这部作品。这两部作品都表达出对人性的惊讶、困惑、迷茫。因此对人性的好奇是成为一个好作家的第一条件。人性是无限丰富的，这是文学艺术之所以存在的前提。而人性经得起一代一代的作家不断地去探究，因为人性是无限丰富的。

但仅有对人性的好奇，还不能使一个人成为一个好作家。成为一个好作家，还需要具备另外两个条件。其中之一就是对语言的敏感。我们必须运用语言来表达我们对人性的好奇、惊讶、困惑、感动甚至恐惧。我们写文学作品的目的是传达出自己心中的感受，让别人也好奇、惊讶、困惑、感动甚至恐惧，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往往我们自己有这种感受，但写出的东西却无法让别人也有同样的感受。原因就在于语言表达能力不够，对语言的敏感度不够。往往感受是独特的，而表达是平庸的；感受是深刻的，而表达是浅薄的；感受是强烈的，而表达是纤弱的；感受是丰富多彩、五味杂陈的，而表达是简单、幼稚、呆板的。其实有了对人性持久的探索热情，就有可能对人性产生独特而深刻的理解。而你如果有了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把你对人性的那一份独特的感受、理解表达出来，你就写出了优秀的作品。

要成为很优秀的作家，还要具备第三个条件，就是确立自己比较稳定的价值体系。这实际上是对生命的一种基本态度。换句话说就是通过思考探究确立了一个恒定的观察视角、一个难以撼动的评价标准和一种感受体验的基本方式。这个由观察视角、评价标准、感受体验的基本方式所构成的价值体系稳定的存在于作家心中，并支撑着他成熟后的全部作品。

最后，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的三个区别。第一个区别是传奇性与日常性。通俗文学并非是我们特别亲近的，其实所有的通俗文学的故事都是离我们最远的。因为通俗文学有一个基本特征：故事具有极大的传奇性，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不可能体验的。而严肃文学的故事具有极大的日常性，反而是我们可能体验到的。

第二个区别是，通俗文学在道德观念上一定是保守的，而严肃文学在道德观念上一定是具有挑战性的。因为通俗文学基本上都有商业目的，需要最大限度地迎合受众，因此需要最大限度地认同社会固有的伦理秩序。相反，严肃文学在某种意义上，具有道德上的先锋性和挑战性，它一定从某个角度，挑战了被大众普遍认可的某些一定意义上阻碍了社会发展的价值观念。例如《水浒传》和《红楼梦》的对比（《水浒传》现在称为高雅文学的原因很复杂，但《水浒传》一开始绝对是通俗文学）。我们从女性观念来比较一下。梁山上虽有几位女性，却已毫无女性特征了。在《水浒传》里男女爱情毫无价值，女性本身也毫无价值。一个女性只有彻底消除了女性特征，完全男性化了才能被认可。可是到了《红楼梦》完全不一样了。红楼梦把女性的价值推到最高的地位，借贾宝玉之口说出：“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鲁迅说，《红楼梦》打破了传统的观念和手法，质疑了几千年的价值观念。所以说《水浒传》是通俗文学，而《红楼梦》是高雅文学。严肃文学作家的目的是要像生活本来那样写生活。严肃文学的价值就是通过挑战固有的价值观念实现社会的变革和进步。再举一个例子，如今男女自由恋爱很寻常，可这种情况出现还不到100年。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

因为在那个时期很多学者呼吁男女应该平等、男女应该自由交往。这其中文学的一份力量。所以通俗文学和严肃文学的一个差别就是道德上的保守性和挑战性。

严肃文学作家的目的是要像生活本来那样写生活。严肃文学的价值就是通过挑战固有的价值观念实现社会的变革和进步。举一个例子，如今男女自由恋爱很寻常，可这种情况出现还不到100年。男女同校1925年才开始的，到今年也只有98年。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在那个时期很多学者呼吁男女应该平等、男女应该自由交往。这其中文学的一份力量。所以通俗文学和严肃文学的一个差别就是道德上的保守性和挑战性。

第三个区别，是语言上的程式化和独创性。通俗文学的语言都是程式化的。面向大众的商业目的使通俗文学不可能在语言上用力。1990年代的时候出现了“金庸热”，但其实我对金庸小说语言的最高评价也就是流畅的白话。而优秀的文艺作品在语言上一定要有特别新颖的地方。这就是刚才我说的第三个“三”，最后都归结为了语言。所以，文学作品的语言特别重要，没有什么内容和语言能分开，没有什么思想和语言分开的。一个文学作品语言的粗糙就是内容的粗糙。闻一多先生曾经说过，《庄子》很难懂。但是，我觉得我们搞文学创作的人，即便不能很深刻的理解庄子的思想，他的语言本身也是一种目的。

当然，这话不能说的很极端。我刚才说阅读文学作品要体贴入微，但同时我们要知道有些文学作品使你是无法仅通过体贴入微就能理解准确的。李商隐有一首诗《锦瑟》千古绝唱，却一直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

语言不是外部的东西，是和内容思想同时存在，不可剥离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搞文学创作，就是写语言的。文学作品的魅力之所在，首先是文学作品的语言。文学作品的语言是浸透着内容和作者思想的。一个作者的语言风格就是他的精神性格。一个很内心很懦弱的人，不可能写出很阳刚的语言。有时拿起当代作品，三五页就读不下去了。因为即使还不知道其思想，但已经知道了其语言能力。好的创作者写出的语言是富有暗示性的。好的欣赏者能够欣赏到语言里的各种暗示。实用语言与文学语言有很大差别。实用语言必须最大限度的排除遣词造句的多义性，而文学作品就是要最大限度的具有暗示性和多义性。唐代有首很著名的诗，仅20个字：“君家住何处？妾住在横塘。停舟暂借问，何恐是同乡。”

宋人说：“目光四射，无字处皆有字。”这首诗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想象。朴实无华的二十个字，却有极大的暗示性和无限的想象可能。所以我们若要写作，不要追求奇特的语言，而要追求平常的语言，要在平常中显出美。平常不是平庸。句子与句子要相互照应，不要追求孤零零的好句。有时候我们读一首诗，可能总体很平庸，只有一句特别好。但我总觉得这个不是文学创作的正宗。我们应该追求一种整体的好。毛主席曾说：“中国人写字，除了笔画，还讲究行气。”清代书法家包世臣说，一幅字，应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

好的文学作品也是这样，句与句之间、段与段之间，也应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才能够姿态横生，气韵生动。

（田珂瑜、张斌甲根据讲座录音整理，经作者本人审阅）

